



行向遠方的戰鬥者一季·拉黑子

周靜佳

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組專任教師

2010年開春，國立台灣文學館邀請藝術家拉黑子·達立夫¹，以漂流木與在海邊撿拾的漂流拖鞋為創作元素，裝置成藝術作品—「漂流與新生」戶外特展²。開幕當天（1月23日）我在展場再見到拉黑子，他以一貫「出口成詩」的口吻訴說著生命與漂流，山海之間的源頭與起頭…。距離上次到他工作室造訪已近十年，但彷彿只是昨日一般。

2001年1月底，一群台藝大學生由任課教師帶領，到花蓮大港口部落拉黑子的工作室參訪四天，並於最後一日在海邊嘗試以漂流木完成即興創作，我剛巧也參與其中。參訪的活動相當隨興，我們跟著拉黑子在部落拜訪長老、認識年輕族人，參與海祭，更多時候是在他工作室前，圍著不斷添薪的火盆，在溫暖火光的掩映下，在他母語漢語參雜的音韻裡，陶然於部落美麗的傳說，並為其中的智慧或悲歌，像降臨的黑夜一樣沉靜了下來。以下便是當時拉黑子爐邊談話的記錄整理，各段小標為筆者所加。雖然，網路上已不難找到關於拉黑子的報導或評論，但是當年在部落火爐前的故事卻感覺最為親切。對於原住民族群、對於自然的情感與思考，希望隨著拉黑子的談話與作品，能被更多人了解。



主體裝置藝術品「擁抱」



一路延伸的拖鞋「河流」

¹ 拉黑子·達立夫，1962年出生於花蓮阿美族大港口部落，1991年返鄉採集神話故事、口述歷史和舊部落遺跡，並以漂流木為材料從事創作，重新學習部落的智慧，沉澱積蓄創作能量。曾經因為作品「看不出原住民的形象」而遭到競賽單位退件，開始思考原住民藝術刻板化的問題，逐漸建構自己與當代台灣原住民藝術的創作意識與表現方式，被稱為原住民抽象木雕造型新風格的開拓者。可參看第二十三屆金穗獎最佳紀錄片，馬躍·比吼導演《季·拉黑子》。《發現》—國立台灣史前博物館電子報第14期（2003.07.01），季·拉黑子〈我的溯與塑：我的創作力量與部落的關係〉

http://www.nmp.gov.tw/eneews/no14/page_04.html

² 「漂流與新生」戶外特展，地點：國立台灣文學館後方戶外三六九廣場，展出時間：2010年1月23日～3月31日。



一、在山與海之間的部落

我問長老：「告訴我，我們部落在這裡多久了？」

長老說：「孩子，去問山吧！」

在我的夢中，山說：「去問太陽吧！」³

在山與海間這狹窄的一線，如果沒有這樣的部落，誰來傳述山與海的故事？

一對相愛的情侶，男子出海，女子在海邊等待。當她嚥下最後一口氣時，她說：「讓我的情感如海浪拍打，拍打在情人的船身，讓他知道我的感情」。當男子由山裡回來，看不到心愛的女子。他說：「是海浪模糊了她的位置，讓我不見她，而我知道她的心情，就如海浪純白潔淨。」從此男子退回山中沒再出現，他說：「讓山的稜線和海洋永不分離。」

一個老人，一瓶酒，一爐火。老人說著故事唱著歌，因酒醉而忘我，醒來睜眼，孩子已圍了一群，部落的故事就這樣傳述下去。各種傳說不斷敘述，在豐富的敘述中，保持一條山與海的主線。

二、部落的精神山

頭目居住的地方，可以直接望見精神山，頭目每天看山，從山獲得源源不絕的力量。精神山是「守望之山」，上面矗立兩塊大石，常有老鷹盤旋。

一百歲的阿公（頭目），霧社事件時曾被日本人招去作戰。日本人來時，現在的靜浦國小，當時是真正天然的大港口，日本人的船由此入港，看見一個部落的勇士手持刀、箭、矛登上精神山，他將最後的一枝箭射向祖靈山（那是阿美族母系的發源地），把矛擲向大海，最後他和刀一起留在精神山上再也沒有出現。

更早以前，在清代，有一個風的勇士被清兵的箭射傷，他同輩的族人將他安放在精神山上，老鷹在他身邊飛翔，駐留不去。

族人在精神山上舉行祭典，四天四夜的歌舞，他們唱：

讓我的歌聲像海浪一樣，海浪的聲音怎麼也聽不厭。

讓我的舞步像海浪一樣，海浪的拍擊怎麼也看不厭。

我所學的歌舞是族人所傳，要成為原創者，就要如老鷹微蹲，才能飛高飛遠。每個人所唱的其實完全不同，因為對生命的體驗不同。像那首「我的祖靈」：

天未明，孩子要出發上山打獵，看向遠方只有山的稜線，回望向海，海上有隱約的光芒。他問祖靈：「我的父親，我要去海平面有光的地方」。祖先說：「孩子，你溯溪而下吧，那是孤單、寂寞、危險的，等你走到海有光的地方記得要再上山來。」祖靈說：「你要回來。」他說，「我已老了，我必須停止歌唱，要由我的孩子回來。」

³ 楷體字是拉黑子先以母語，再譯為漢語的部份，下同。



阿美族有五大氏族，我是太陽氏族。有這樣的一首歌：
我離開了，然而我會在同一個地點、同一個時間出現。
如果我沒有出現，那就像你的心情，也總有陰暗的時候。

三、部落文化動搖

我們的頭目一百歲了，歷經清代、日本及民國。政府希望我們以民主投票的方式產生新的頭目，但這是不合我們傳統的。部落裡有巫師、智者，有勇士，而頭目必須是十項全能，足以帶領部落，是族人的母親。然而政治的影響尚不足以動搖部落的文化，宗教造成的改變卻是最不能抵抗的。

我問頭目：「你信基督嗎？」

頭目說：「我們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族人信仰基督，為了不使族人分裂，我信基督，因為我是部落的母親。而在基督的信仰中我有罪，因為我要繼續保有傳統的儀式，我不能放棄祖靈的信仰。」

我的父母分別信仰基督教跟天主教，信仰天主的把畫像掛在家中，信仰基督的將它拿開；我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，還有部落的祖靈。原本人死後，我們將他埋在家附近（除非是自殺輕生不愛惜生命的人，會被丟進海裡），與族人同在，就在我們的生活中，誰也不會害怕。但是基督教與天主教卻做成集合式的墓園，是一塊區隔出來的地方，反而帶來恐懼的感覺。

阿美族文化中有一種習慣，會在固定一段時間，埋藏物品（如陶甕）留給後人（並非祭祀的陪葬品），這多由女性來處理。我曾仔細觀察部落中年長的婦女，推測其中一兩位或許知道這些部落的文化，但當我開口向她詢問，她卻說：「不要問我，我信基督。」

四、沒有文字的民族

有文字的民族是聰明的

沒有文字的民族是有智慧的

我問頭目，我該怎麼做，有沒有什麼依據？頭目說：還好我們沒有文字，因為有文字便成為固定的依據。孩子，你要想像，去思考與環境，與大自然最適切的方式，而不單是你自己的想法。

溯八條溪才能成為部落的孩子

我曾獨自一人溯溪夜宿，聽溪流的故事，我知道昔日的勇士仍在。我沿著八條古道，如山羊般攀岩，循著祖先留下的痕跡，我要尋找傳說中祭祀的平台。我上山十五天，就在我攀爬樹藤倒下時，我發現被包圍在樹身內的陶甕，循著目光平視過



去，正是傳說中的祭祀平台。所以我這一時期的創作會嵌上陶片，是為了紀念我走過的路。

我是部落的智者，要娶漢人的女子，這原是不被接受的。我必得放棄我的對象，或是放棄我在部落中的地位，但我堅持兩者都不放棄。我思考部落身分認同的問題，曾經留下這樣的說法：溯八條溪就能成為部落的孩子。原來身分是由大自然來篩選的。

我重複地學習、反省、包容、關心，無時無刻不是念茲在茲。就如學唱祖靈的歌，長老只唱一兩次，我溯第五條溪，那兒青蛙最多，我會想起許多忘掉的歌，從白天唱到天黑。等我再回到車上，回到文明的思考，我暗笑自己「神經病」。

五、認識自然，也讓他認識你

我在祖靈的神祕的夢境與現實的文明中拉扯。

可是這世界已經太文明了，文明到不知該怎麼辦。

我彎下腰撿拾一千片的陶片，那是祖先留下來的。我不斷自問，我是誰，我要做什麼？我學會放下報復的心，跟大自然接觸，互相了解和溝通。如果我們不去接觸、瞭解自然，大自然會拋棄我們。

不只你認識它，讓它認識你

獵人在山中行走，以腳側點地、壓、跳開，因為踩到任何一點細葉的聲音，早已傳出去了。溯溪時，腳踩一塊石頭，看準下一個目標，中間經過的石頭，只是一點即逃走，在它搖晃之前已逃開，根本沒有不平衡的問題。認識它，還要慢慢接觸，讓它也有足夠的時間認識你。

海洋給了我第二生命，而山是背，無論走到哪裡，山是我們的依靠。我眺望海洋，波動是我的心情，我向內自省，魚游得快，是我的心動得太快。頭目靜靜的看海，轉過身說：孩子，你的心不平靜。你看那海浪浮動，而海平線卻永遠是平的。

海是敵人，會奪走我的生命；海也是朋友，它供給我的生活所需。觀光客說，海很漂亮。我看到的海是危險的，而那美是說不出來的。如果有衣服怕髒，有鞋子怕濕，因為多了另一層的包裹，不能靠近山，不能靠近海，原先若是赤腳卻早已走過去了。赤腳走一趟礁岩，看山、看海，你會看見你自己。

六、重建部落意識

長老說：「孩子，你再也不回來，蘆葦已經長高，擋住我去精神山的路了。」



死亡有它醜陋的一面，老者多希望自己有能力來處理，在臨死之前自己默默離開，走向深山，沒有人的角落，像其他的動物一樣。老人說：我真的是落葉了嗎？我說：你不是。你能飄到台北嗎？你的子女都在台北。（大樹的根可以伸得很遠，落葉飄得到那麼遠嗎？）老人說：這就交給你了！

我回來，但這裡的土地大都已經被搜購，包括我們部落的「聖地」。經過財團炒作的價格，是我一輩子工作也賺不到的，而我意外的以極低的價錢買回「聖地」。當大部分的土地已被怪手挖過，我用人力一鋤一鋤掘著僅存的一塊空地，竟然讓我找到部落失傳兩百年的祭杯。阿美族是母系社會，陶器多由女性製作。她要一手撫摸著自己的腹部來製陶，她必須非常的專注用心，因為她知道這是為她的孩子所做的。祭杯有兩個，一長一圓，象徵兩性。祭司在使用長的祭杯舉行儀式之前，他必須先去一個安靜無人的地方，用象徵女性的圓形陶器盛水將自己洗淨。我在我買回的「聖地」上，道路周邊是測量的工作人員（原來這附近將因道路拓寬工程而被政府徵收），我遇見一位帶領工作的長者，他說他認識我，我們並沒有更多的交談。隔天我去地政事務所了解土地徵收的事情，辦理的人員說，規劃的範圍已修改，「聖地」不在徵收之列，他還說，很少人有這樣的「運氣」…。

我們也希望建設，但建設並沒有幫助到部落。我們的族人沒有自信，要借酒壯膽才敢在人前言談歌舞。在我們的文化中，一年一收的小米，剩餘的拿來釀酒，酒是這麼珍貴不易得，請喝酒是一種尊重。但資本主義的影響，酒變成商品，我回來以後，埋葬酒醉車禍的年輕人……。

我們在夾縫中尋求新的文明方式。部落的結構瓦解，老的生活教育，父母不再教；進入社會又得不到良好的現代教育。部落中，父母忙於營口糊生，疏於孩子的教育，如何能重建部落的意識，以整個部落的力量共同來教育下一代？如何讓我們的下一代還有山與海的自然環境？

七、尾聲

火總會熄，要繼續點火，讓煙上升，使祖靈知道你在哪裡。

幾千年來的族人沒有破壞一座山、一條溪、一塊礁岩，因為我們知道這些還要留給後人。今天秀姑巒溪還要築兩座橋，四間飯店，我們能不能保留一塊土地呢？我在想「微弱」與「微力」，其實是相同的。

今我行為舉措、所思所想，是否有冒犯大自然？

如有任何的不是，請不要讓他人承受。

如果我的力量不足以承擔，懇請堅強的勇士為我抵擋。

歡迎大家回來。有空的時候不用來，最忙的時候請一定記得要過來。

離開落伍的都市，這裡是古文明所在的地方。